

野草集

白 刃



7
7

福建文学创作丛书

野草集

白刃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三明市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6 5.2222印张 2插页 1—88千字

1982年10月第1版

1982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400

书号：10173·336 定价：0.44元

诗坛上百花盛开，万紫千
红，争奇斗艳，喷吐芬芳。

南国有种植物，看起来象一
丛花，其实是株野草。

我不是诗人，几十年来，也
写了不少诗，现在编印选集，勉
强挤进诗的百花园中，但它仍然
是棵似花的野草。

作者

一九八二年二月于香港。

· 目 录 ·

问明月	• 1 •
灵魂的呻吟	• 2 •
望北方	• 4 •
前进的回声	• 5 •
我的家	• 6 •
孩子的心	• 12 •
弟弟的眼泪	• 13 •
敬礼！亲爱的勇士	• 15 •
连长的葬礼	• 23 •
郑秀兰	• 25 •
刘县长抬轿	• 27 •
今年是好年	• 29 •
小指头的故事	• 31 •

送骑士	• 35 •
喜报到家	• 37 •
好庄长	• 39 •
铁脚团长	• 44 •
白骨山	• 54 •
老铁匠的死	• 72 •
朝鲜母亲	• 80 •
闽江月夜	• 87 •
还乡	• 88 •
风景画	• 89 •
阿福	• 92 •
主人	• 94 •
鸭子向酒神示威	• 96 •
姑嫂塔	• 100 •
寄给金门岛	• 104 •
我回到旧日的战场	• 106 •
拆下天井罩	• 108 •
最后一炉香	• 110 •
久别的厦门	• 111 •
鹭江	• 114 •
窗外	• 115 •
清晨	• 116 •

鼓浪屿	• 117 •
日光岩	• 118 •
疑问	• 119 •
无题	• 120 •
榕树	• 121 •
高粱	• 122 •
云顶岩上的百合花	• 123 •
可爱的轮机兵啊	• 128 •
夜航	• 130 •
炮兵夜战	• 132 •
飞吧！纸鹰	• 134 •
岛上的花园	• 135 •
美蒋的梦幻曲	• 136 •
悲愤的控诉	• 138 •
大炮开口了	• 140 •
炮击金门	• 141 •
前进！鱼雷快艇	• 143 •
鹰之歌	• 145 •
夜袭金门	• 146 •
阵地上的黄昏	• 148 •
观察兵的眼睛	• 149 •
我摘了一枝山茶花	• 150 •
战地摇篮曲	• 152 •

浪淘沙	• 154 •
浣溪纱	• 155 •
一萼红	• 156 •
鹧鸪天	• 158 •
风入松	• 159 •
太常引	• 161 •
唐多令	• 162 •
蝶恋花	• 163 •
清平乐	• 164 •
虞美人	• 166 •
浪淘沙	• 167 •
清平乐	• 168 •
过洞庭湖	• 169 •
岳阳闻枪声	• 170 •
登岳阳楼	• 171 •
游君山	• 172 •
过汨罗江	• 173 •
沧港送瘟神	• 174 •
访赤山	• 176 •
到南县	• 177 •
归途访桃花源	• 179 •
洞庭秋思	• 180 •
后记	• 181 •

问 明 月

皎美的月亮呀！

为什么这样对我笑？

难道说，从遥远的北方，

带来了好消息？

日本鬼子溜走了？

苦难的同胞

回到自己的家园？

荒芜的土地

长出了新的庄稼？

是吗？是吗？

赶快告诉我吧！

1936年3月于马尼拉。

灵魂的呻吟

深夜，我走过马尼拉街头，看到路旁睡着无家可归的人，听见他们的灵魂在呻吟。

我也是人，
也是母亲十个月生的。
为什么躺在这冰冷的路旁？
被风吹，受雨淋！
上帝呀！你怎么不怜悯？

我也是人，
也是母亲十个月生的。
为什么面包没有我的份？
早餐啃着香蕉皮，
晚饭咬着烂菜根！
上帝呀！你怎么不睁开眼睛？

我也是人，
也是母亲十个月生的。
为什么总是光着身？

烈日烫伤我的皮肤，
蚊虫吸干我的血液，
苦难刺痛我的心灵！
上帝呀！你怎么这样不公平？

狂风卷跑我身上的报纸，
雷声把我从恶梦中惊醒。
高楼上飘来爵士音乐，
窗口旋过一对对舞影。
他们啃完鸡腿，嚼光猪排，
喝过威士忌，又吃冰激凌，
患了消化不良症，
拼命磨着脚后跟！
上帝呀！这些是不是你造的人？

1936年8月于马尼拉。

望 北 方

狂暴的风雨，
翻山的巨浪，
失去桅舵的孤舟，
在无边的大海中，
茫茫地飘荡，飘荡！

满布着荆棘陷阱，
急追着虎豹豺狼，
迷途的羔羊，
在崎岖的山野间，
彷徨地徘徊，徘徊！

哪儿去？孤舟！
哪儿去？羔羊！
看！北斗星亮了！
挣扎！苦斗！前进！
光明就在北方！

1938年10月初于西安。

前进的回声

没有月亮，
没有星星。
在这寒冷的黑夜里，
只有飕飕的北风，
刮来了沉闷的炮声。

没有人说话，
没有一点声音。
在这幽深的山谷里，
只有几百人的脚步，
响起了阵阵的回声。

这庄严的回声，
激动我的心灵：
“不管山多高水多深，
不管敌人多么凶狠！
咬紧牙关，
握紧枪杆，
大踏步向前进！”

1939年初冬于太行山行军中。

我的家

有一天

一位年青的绅士，
问起我的家。

“同志，我问你——

你的家在哪里？

看样子，

一定是在大城市，
那里有马路洋房，
有红男绿女；
有电影院跳舞场。

再不然，

一定生长在一个漂亮的村庄，

那里有绿水青山，

有垂柳白杨，

有清香的花草，

有鸟儿在歌唱。

“同志，你的家庭，

一定有个慈爱的母亲，
很苦心地培养你。
一定有个良好的教师，
很耐烦地教导你。
还有和好的姊妹兄弟，
他们很爱你，
象爱自己的眼睛和手指。

“也许，
也许还有个姑娘，
象天仙一样美丽；
她爱你，体贴你，
安慰你，鼓励你，
只要你立志，
她愿意做你永久的伴侣。

“是吗？
同志！
算我猜的对。
在天那边，
白云下，
一定是你的家。”

“不！你猜错了！”

朋友，
我的家不是你所想的那样美丽，
不在漂亮的村庄，
也不在大城市，
不在天那边白云下。

“朋友，你听着！
我的家是一群劳动者，
为着解脱苦难的日子，
结合在一起。
十几年来，
象一面光荣的战旗，
在中国，
插遍了南北东西。
这面战旗，
联合着千万颗心，
到处歌唱着胜利。
我的家——
在自由祖国的土地上，
到处都是。

“不错，
很幸福的，
在我家里，

充满愉快欢乐，
充满自由活跃的生气。
我的家里，
有一群和好的姊妹兄弟，
美好的愿望，
把我们的心的心紧结在一起。
他们爱我，
象爱自己的眼睛和手指。

“不错，
我的家里，
有慈爱的母亲，
有良好的教师。
他们时时刻刻地抚育着我，
照顾我，关心我，
很苦心地培养我，
很耐烦地教导我，
使我长成，使我成器。

“不错，
我的家里，
还有最亲爱的，
那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东西，
它爱我，

体贴我，
安慰我，
鼓励我，
使我有志气。
我愿永久跟着它，
它是我战斗的旗帜！

“但是，
朋友，
我的家，
不是你所想的！

“我的家，
是八路军，
——这面战旗。
那群和好的姊妹兄弟，
是几十万亲爱的同志①

“共产党，
是我的母亲，
是我的教师。
我最亲爱的，

① 1942年，全国八路军只有几十万人。